

彭小玲

著

找一扇门出去

从前她只是一颗种子，母亲的身体就是她的整个宇宙。没想这母亲有点儿特别，这种子更是与众不同。浅尝人生她便开始寻找，寻另种活法，寻一片自己的天空。



扇
门
出
去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找一扇门出去/彭小玲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309-11308-2

I. 找… II. 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4920 号

找一扇门出去

彭小玲 著

责任编辑/郑越文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4.875 字数 352 千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1308-2/I · 896

定价: 29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简介

苏娜是个美丽活泼的女孩,出生于一个令人尊敬的高干家庭。可某种悲剧性原因,使她和她的姐姐妹妹,几乎一出生就承受着巨大不幸,生活始终蒙了层阴影。娜儿三岁被送去外省农村,八岁一场大病又使她失去听力。重回上海的家时,她完全无法与家人沟通,特别是妈妈。母女俩隔阂对峙误会深重,一个屋檐下互相试探寻找,彼此深爱,可自卑猜疑怕被亲人伤害,使她们直到天人永隔都看不清对方的心。

娜儿被亲生父亲苏政委接回上海后,虽遭部队大院里家属和孩子们的嘲笑轻视,甚至整个家庭的排斥,但她奇迹般得到了这部队上“最高首长”爸爸的全心宠爱和呵护。在一位老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,父亲不顾妻子强烈反对,坚持不让苏娜去聋哑学校,而是独自承担起教育女儿的重责大任,要让她开口说话,用唇语与人交流并重归社会。一开始,这弄

得家中鸡飞狗跳战乱不断。父母间剑拔弩张,家庭几近解体,绝望的母亲常哭得昏天黑地:“不该回来啊你这小狼崽子,你全忘了全忘了,倒让他这么做了好人……”

幸运的是,苏政委的坚持和付出、娜儿的艰辛努力没有白费,小姑娘终于残而未废得以重回学校。她非但和正常孩子一样坐进了教室,在父亲的帮助下她还进了上海一重点女中,且出落得如花似朵和那些美丽骄傲的上海女生一样了。

可苏政委对这娜丫头一心一意的呵护,也让她从小与母亲隔阂。她无法理解父母对她,为什么会有水火不容截然相反的态度和举止。唯一的解释是爸爸爱她而妈妈恨她不要她。娜儿虽听不见,却觉察出家里罩着层让人看不透的迷雾阴云。父母甚至孩子间,有种别于其他家庭的怪异和压抑,让每个人都难受想逃离。苏娜,把这种种疑惑归结于妈妈,是自己这怪怪的亲娘让大家过得不好日子。

为了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,苏娜初中毕业即瞒着父母离开了这个让人揪心的家,到黑龙江边的一个小村屯插队落户。在有了自己的人生经历,遭遇了两段看上去颇为荒唐错误的爱情后,娜儿阴差阳错开启了自己的幸福生活。

可是,当她嫁作人妻初为人母已与母亲阴阳永隔了,那纠结了她半生的疑问“妈妈心里究竟有没有娜儿?”却有了答案。她终于知道了全部真相:她的妈妈根本不是娜儿想象的,八岁迈进家门的那刻,她就看错了自己的妈妈!当然,那个她最亲也最爱她的爸爸,也不是她看到的那样。真相,永远藏在背后深远的黑暗里。那最残酷也最真实,也许丑陋不堪也许凄绝美丽的真相,在那样一对父母的背后,不是一个她这样的孩子能看清的。苏娜啊苏娜,虽最终有了一个幸福的家,今生却永远错过了自己的妈妈。

目 录

开 篇 有些事该让孩子们知道 / 1

那个晚上,她的姐姐妹妹究竟听到了什么?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?娜儿直挺起全身每一个细胞在听,可她听不见。

第一章 她的伶俐好像为了气母亲 / 8

你这小狼崽子,我是你亲娘啊,我就知道不能让你回来,你全忘了全忘了,让他这么做了好人……你当妈妈不懂吗?真能回南昌那是你的福气,可现在谁还要你啊……

第二章 指尖夹着香烟的女校长 / 25

她的表情向来少有温柔,此刻却毫无疑问是尊严的自信的,夹着

香烟的手指，连同她特有的语气神情姿势，浑然天成，勾勒出她独一无二的氣質……

第三章 就差没跪下来求她 / 37

旁人或许不能理解也无从揣测，在阿姨眼里那么狠毒没良心又作天作地的姐姐，甚至都没有过交流，已掳获了娜儿的心……

第四章 哪怕就让他躲过今晚 / 52

她那曾让许多老爷们儿颠倒神魂的风骨，历经摧残依稀犹存。让他忽然不忍的是，若她这次当真不跟他走，选择留在这镇上，那绝对的，她和孩子们今后会过得省心舒服得多……

第五章 进了全是女人的学校 / 69

我以一个军人的名义向学校保证，我们要的只是三个月试读，她行就行，不行就回家，我保证不会赖上你们。唉，老师我还是跟你实说吧，读书，对我这俩孩子都是噩梦，这我一点不夸张……

第六章 俨然一个高层女首长 / 86

似偷来的母女情，在这天达到了高潮，虽是万般无奈被逼而为之，一旦实施两人都相当兴奋，以致整个过程亲密无隙，在犹如偷尝禁果的愉悦中做得天衣无缝。

第七章 回东北老家种地去 / 107

在这些缘自北方的艺术里，特别像豫剧秦腔，哭可能比笑更透着人性的不屈和抗争。一开那哭腔声音夺魂惊心，低沉处，贴地而行回肠荡气，高亢时拔地而起撕心裂胆。且妈妈不用化妆，上台拉开架势一唱，便双目炯炯光彩四溢顿时变了个人……

第八章 丫头大了不由娘 / 124

这么被妹妹的情绪一煽动，娜儿也好像受了奇耻大辱。两人悄悄出了门，一路狂奔回家，冲进家摔上门后，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刺激，竟被羞辱得痛不欲生……

第九章 命运的一张新面孔 / 141

她被这一片莽莽苍苍广袤无垠的黑土地深深吸引。千山万水的距离，足以让苏娜有换了人间的感觉。而命运之神在她身上也慢慢显出另外的一面。

第十章 有一种亲热叫幽默 / 159

在这样一片未被惊扰的无人之境，年龄性别甚至面孔，一切一切都变得不重要，只剩下心情。她和他，同玩同乐如痴如醉，像动物花草在史前无人的大自然怀抱中……

第十一章 安东是个什么地方 / 176

人的记忆，是否真能追溯到四五岁的景象。应该说苏婉长这么大没一天不在想，她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经历。看了法院同志带来的材料，意外知道了自己的确去过朝鲜，爸爸在朝鲜有过一个女人。一下子，堆积在她心灵天空的那层阴霾，犹如被强烈的灯光撕开道口……

第十二章 爱，竟如此不可靠 / 192

父亲在她心中的神圣光环已黯然失色。那个曾高大伟岸权威的男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良心不讲理，黑白颠倒胡说八道，发着死人不管的臭猪猡脾气……

第十三章 去了那块“法国人”地方 / 207

从这个差不多是贫民窟的地方开始，她倒有了自己的银行账户和存款。真是匪夷所思，之后很长时间，她大富翁般月月进出银行，每次在自己的账户上至少存入五元钱……

第十四章 总算有点儿柳暗花明 / 225

这母亲那张脸那种表情，太特别了，使得几乎所有这些不相干的，每次与她相遇都禁不住对她行注目礼。少有人能与她擦肩而过却无动于衷，不被那深层透出的气质触动心弦……

第十五章 强劳犯名叫郎之伟 / 250

到了这年的夏天，社会上弥漫起一股怨气，普通老百姓也开始骂娘，时局渐渐变得怪异。谁都得先放一放手边的话儿，来读评《水浒传》，黑旋风李逵说话，这算个什么鸟事儿？俺宋江哥哥碍着你们什么了？……

第十六章 谈恋爱是不是有危险 / 264

娜啊，你知道分裂症是会遗传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假如我们的上辈，或上辈的上辈，有人得过精神病，很可能，我们或我们的孩子，就会逃不掉。我肯定我们身上有那种基因……

第十七章 秦香莲去朝鲜找陈世美 / 282

你爸爸妈妈啊，别看吵吵闹闹，阿姨心里有数，那是床上夫妻床下君子，这样的夫妻是拆不散的……还真是奇怪，那些性命交关的非常时刻，不管白天怎么闹，一到晚上睡觉俩人却钻一个被窝，吵得翻天也不挪地方……

第十八章 说好了嫁给莫部长 / 300

他一生都没这么狼狈过，要真在上海让人当流氓逮起来，他这脸面该往哪儿放？！可她的哭闹，又让他觉出了从未有过的迷醉，心惊肉跳又有种至真至爱镂心销魂的强烈体验。他也不管不顾了，下了九死一生的决心……

第十九章 婉姐姐那三军齐全的同学们 / 319

那位身穿白色海军服的，有些怪，一直就没跟人说话，侧对着客厅独自在阳台一隅看风景，天挺热，他却一直戴着军帽。就在娜儿转身的最后一瞥，他压了下帽檐也转过身。娜儿的心“砰砰”跳了起来：“哦，他应该是姐姐说过的那个年青舰长。”

第二十章 爸爸和他的黑白牙膏 / 330

夜幕黄灯，她说得行云流水般平静尊严，又正如她的白发皱纹一样句句真实。母亲对女儿，女人对女人，她甚至是怀着十几岁乡下女孩一片化不开的痴情，向这些比她当年还大的养尊处优的孩子们倾诉……

第二十一章 哦小鸟小狐狸小魔鬼 / 341

她仿佛是被他催熟的一串浆果，新鲜红润汁水充盈，翘起双唇伸向他的嘴……一个神圣庄严爱的亲吻，在她，也是一个以身相许的誓约。她吻着他，缠绵得几乎不能呼吸，放纵着自己渐渐迷醉。但这并不是他真正要的，或说远远不够……

第二十二章 亲人，别真的忘了我 / 357

仿佛与这濒死的姐姐心灵感应，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，一把就抓出封信来，哦，苏婉苏婉苏婉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……犹如天崩地裂，刹那间，决了堤的滚滚浊流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娜头上淹过……

第二十三章 还记得你和平哥哥吗 / 377

发狠再不要男人来烦的誓言犹在耳边，可每次躺在那片草地上她就忽然想嫁人。甚至觉得随便谁都是可以嫁的，反正莫部长是指不上了，那么无论谁都无所谓……

第二十四章 可不可以就跟郎之伟 / 397

他浑身筛糠一样抖得厉害，抱揉着她狂吻。男人的力量，从那原本僵冷的躯体里喷涌而出，瞬间便燃成一团炭火……她呢呢喃喃，将他的手，那只十指纤长的手拉向自己……

第二十五章 她们究竟想把娜儿怎样 / 417

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逃，可她们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，还房门上加了那么一把锁？真的把她当了坏女人？那么下贱那么不要脸，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一个臭东西？怎么会这样？从此就这么待在家里，被锁着，不上班了？不见人了？！

第二十六章 阿秋怎么成了我同学 / 434

妈妈把汪寅秋带进了客厅，看得出她对他的好感已经不是一点点，整张脸开始活络温暖，病态中溢出了亲切。其实她就一直喜欢男孩子，特别是这种善解人意看着又舒服的好孩子……

第二十七章 她永远失去了妈妈 / 445

我们是无产阶级、穷人，革命一辈子非常单纯，怎么可以到老了，晚节不保攀个这样的亲家？竟还扯出了戴笠、蒋介石这些个头号公敌……你自己说这合适吗？这样的两个家庭根本不可能！绝不可能！！

后记 / 461

开篇 有些事该让孩子们知道

那个晚上,她的姐姐妹妹究竟听到了什么?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?娜儿直挺起全身每一个细胞在听,可她听不见。

现在就连聋子娜儿都猜出妈妈要说什么了。

姐姐婉儿开始害怕,受惊地抱紧自己,佝缩起身子坐床头上,跟那母亲对视着。

昏暗中,母亲脸上看不出她内心的抉择。她走向窗边的书桌,把只绿玻璃烟缸就手放在了自己面前,坐下,划了根火柴点了支烟,指尖夹着香烟伸向嘴边。

屋里煞静。

妈妈让开婉儿的视线，侧开脸。受着重创、身心俱疲却隐忍不诉、保持尊严的表情，使她那侧影震撼人心。

“好吧，婉儿你就不听了，穿上衣服，去别处待会儿，”妈妈凝神着指尖的烟，稍停。见婉儿没动，继续道：

“你们仨都大了，不再是孩子也都有了各自的工作。婷婷还有了男朋友，都不小了。我们家乡有句老话，叫养小不养老，意思就是，爹妈不能养你们一辈子……我向法院提出了离婚，虽然这是第一次提出来，可我有这想法已经很久。这是我和你们爸爸之间的事儿，应该用不着你们同意。我知道，法院同志找过婉儿，他们去了浙江大学。难怪一开始我弄不明白，怎么婉儿没来由地一下子病得这么重……他们当面跟你谈了，还让你看了我写的材料……后来他们告诉我，你很伤心，他们没能跟你谈下去。还说，你很冲动，没看完就撕了那些东西。幸亏，他们又都抢了回来，否则妈妈还得重写……”

“妈妈！……”

婉儿惨叫，掀了被子跳下床，光脚丫子站在地上。“既然那男人早就死了，那孩子也早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离婚？！虽然，爸爸有过那事儿，这不说明什么，都过去几十年了。你知道，他心里只有你，那女人什么也不是。就算那女人现在还在，活着，你认为她和爸爸可能又有联系，这又怎么样？！她和他也应该算是老战友，都过去几十年了，通过那些从前的熟人打听打听，也很正常。你不是也承认，他们不可能有往来。并且，爸爸的工资收入，一直以来每月都全交给你，他几乎都没有零花钱，拿什么来跟人乱搞？！

妈妈，你知道的，还有我们这些孩子。就算爸爸对不起你，你怨他恨他都有理。可你应该知道，你俩离婚，受伤害的还有这些无辜孩子。你看看，这三个孩子，有哪一个对不起你？！就说娜吧，她因为聋，从小又不和我们在一块儿，笨点儿、慢点儿，也倔点儿，可你打她、骂她，她怨过你

吗?! 还有我,从小被你们扔在学校寄宿,根本是没爹妈的孤儿,我说什么了吗?……为什么?你还非得离婚,非得扔下大家,让全家难受你才罢休、才痛快?! 你不想想,你都快五十了,这么一身病,离了婚,你一个人怎么过?! 非要拆了这个家,弄死你自己弄死大家,你才安心?!

还说这是你和爸爸两人的事,跟我们没关系,可能吗?! 我承认你是个好妈妈,比那些妈妈都好,可从小到大,就你离婚离婚离婚离婚……你当我们都傻都聋,听不见、看不出来啊?! 你就没有一天安安心心、太太平平地过过,都让你们弄疯了……真希望我一生下来就瞎就聋,不要看到这个家乱七八糟……”

娜儿和妹妹婷婷,在妈妈这边,正对着姐姐并排坐在另张铺的床上,揪着心、苦着脸。娜因为聋,自然听不明白,但和那姐俩一样手里也攥着生死牌,无论发生什么,她知道她是无能为力的。在这未知命运的黑暗隧道里,她只能呆坐着静候来自上苍的裁决。

母亲,听似不听地顾自抽着烟,不时将那绿玻璃烟缸在桌上转一下,烟蒂头往那缸沿上舔舔。她根本不看这些爱她的、心碎神伤的孩子们,对大丫头泣血的呼唤,仿佛早有抵抗,心如止水、志若坚冰。

但是,妈妈不是个志若坚冰、心如止水的人。真能四大皆空、六根清净,她就不会要求离婚。不会等到今天,差不多过完一辈子、重病缠身了,才下决心离开。

明摆着,这对她没有任何益处,相反,她知道自己会是最大的牺牲者。她那地位显赫的高干男人,无疑会带走全部三个女儿。孩子们养尊处优惯了,绝不可能跟她回东北农村老家。将来,她伶仃一人,漫漫长夜孤灯残烛一身病痛,将如何度过余生?! 还有世人的冷眼和猜疑。十六岁就参加革命,背井离乡奉献一生,老来这么两手空空、孑然一身,凄惨回去,怎么让人理解?

只有一个解释,女儿们朦朦胧胧有一个可怕的感觉。从小到大,她

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这个有着噩梦预感、不安定的背景下，有一天妈妈会扔下她们独自离开。而一旦离开，那就意味着她将彻底放弃。她这一生的奋斗追求，她的信念、事业、家庭和感情，挣扎了几十年，奋斗了几十年，苦熬了几十年也忍耐了几十年，她到底还是受不了了。她不得不全盘放弃，不得不彻底认输，不得不全部撒手，那用毕生心血和代价换来的果实将付诸东流。

可是在这个家里，大家都爱她。她比谁都清楚，却不要。

“妈妈你说话，我求你了，给我们个理由。你刚才还说，我们三个都大了，实际我们早就大了，只是你看不见。我不要你走，你不能走！你真的要走，我就……”

婉儿还是把那句威胁咽了下去，只把眼睛死命地盯着妈妈。

那人掐灭了烟头，抬眼瞥了下婉儿，又挨个儿扫了这两个，长长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“唉……你们的意思，我当然明白。这不是一年两年，也不是十年八年，妈妈忍了都几十年了，能不知道你们?!……是啊，你们没什么对不起我，那是因为妈妈对得起你们。你们一个个都说爱我，不想我受罪，可我没少受，这老的小的，哪一天不让我操心？除了小婷婷省心些，可她一去那么远，走时我都不知道，连一句商量都没有，将来也不可能指望她……全翅膀硬了，都飞吧，我不拦你们。就这苦命我认了，身边连个端茶倒水说说话的人，妈妈都找不到啊……我全想过了，想过多少年无数次。真有一天，我趴床上起不来了，你们仨没一个能像老百姓家孩子那样给妈妈做碗热汤喝。能给我洗洗澡、擦擦身，说说问寒问暖的贴心话，指不上你们啊……可是妈妈老了，你们都想过没有，你妈妈我太累了，不行了。

但你们放心吧，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们，这婚看来是离不了了，因为你爸爸他坚决不同意。法院的同志一开始也没弄清楚，后来又找了我，说

因为你爸爸不是普通老百姓，他不同意就不能由地方法院来判。如果我坚持，就必须上中级法院去跟他打官司。即使中级法院判了离，他不服，还能再向高院申诉。那样，对他的影响就太大了，我也不可能赢。他工作干得好好的，我不想让这事儿坏了他的名声。自婉儿生病后，我又重新想了，不离就不离吧。反正不到我死，他是不会放我过去的，你们也是。所以，我告诉你们，妈妈已经撤回了诉状。就这么过下去吧，过一天，算一天了……”

听母亲如此说，女儿们自然以为是好消息。婉儿重新躺下，把被子拉上来，直捂到下巴颏，长长地舒口气，定下心来又瞅了瞅对面两个木呆的妹妹。

可母亲的神情依然黯然，又划了根火柴点上支烟，深吸一口闭上了眼睛。那表情分明是：唉，讨债的孩子啊，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小狼崽子是不会可怜妈妈的。不看着你妈妈真的倒下去，你们是不肯放过我的……

“妈妈……”

婷婷站了起来，神色严峻，但喊了声妈妈，却又想不出该说的话了。她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步，磨蹭着又去厨房给妈妈倒了杯茶来。接着又四下里找来只草编的杯垫子，把那杯茶小心端放在母亲面前，回床边挨着娜姐姐坐下，这才小心翼翼地说：

“妈妈，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，可过两天我就要回部队了……我的意思，我想，妈妈你要是难受不想说，就别说，如果可以，就……”

“你们也该知道了……”

妈妈又挨个儿扫了她们仨，见个个愁眉苦脸，哀求目光，她又避了开去，面对着窗外，那沉沉黑夜。

“一直不告诉你们，是怕你们受不了，其实对我都一样。那些事儿，没有一天我不想着。要说难受，已经难受了几十年。

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怕你们不懂。说轻了，你们不能理解，说重了，你

们不明白还可能误会。我原想把那些经历的事儿，写份东西给你们留下，让你们能了解自己的妈妈，也希望你们别再受我那样的罪……但我文化不高，脑子也乱，下决心写过几次，都不成功，想起那些就控制不住。而且现在，你们是真的大了，大到我已不能肯定你们会不会相信妈妈。我的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们会选择爸爸还是妈妈……今天趁你们仨都在，妈妈也还清醒，我都跟你们说了吧……不管你们能不能懂，能不能接受，将来妈妈不在了，你们也好知道实情，省得瞎猜乱疑……”

母亲低下头，下着决心，在三个女儿紧张的注视下，慢慢喝干了那杯茶。她又点上支烟，斜着脸让开吐出的烟雾，好久好久，就这姿势不动。

静极，昏黄灯光，谁也不出声。

姐姐婉儿重新坐好，抱紧薄被朝书桌这边斜靠过头来，为了能听得更清楚，还央求妈妈靠近些。可她没想到，妈妈要说的事儿，绝不比离婚有半点轻松，越听越揪心，越听越透不过气来。原以为，当然以为，只要妈妈不走，过去的受过的，任什么样的苦难噩梦都已经过去。

在那个夜晚，娜儿的姐姐和妹妹究竟听到了什么？是什么改变了这家里所有人的命运？妈妈她到底说了些什么？

也没人想到，该把这事儿再回过头去好好跟这聋丫头“说”一遍。直到她不堪重负离家出走，结婚成亲有了孩子。直到这母亲都死了、化成了灰，天人永隔，她才终于知道了全部真相，以致今生今世，都怀着对那阴阳相隔的母亲永远的自责，看不透的隔膜甚至恐惧。

但如果母亲心里有娜儿，不应该不告诉她。究竟那人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心里有她还是没她，苏娜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黑夜沉沉，姐妹们屏气止息。苏娜甚至直挺着每个细胞在听，可她听不见。

“其实这两年，妈妈我一直在找机会，我必须把这些告诉你们。可旧事重提，我害怕会伤到所有人，也包括你爸爸……人啊，活在这世上，心太软太较真，就要比别人多遭罪。打小你姥爷就是这么告诫的，知道我